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
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
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
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
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
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
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
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
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
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
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

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
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
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
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
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自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
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
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兵事

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

以信直義稱以黃子
蓋每飲馬和投錢
于水於州公履三祖
自極川往零陵也

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掾甲周旋蹈刃
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
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
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
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
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又
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
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
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
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
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
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

建策火攻語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憶水為吳軍人所
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
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
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
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
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
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有膂力

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

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
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
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
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
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
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
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
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

我整彼亂以維名
擊烏合乃以此
用奇

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軟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

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黠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黠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名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

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疆有膽略器用好萬

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

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峯。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平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

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邈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旣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

所被復人者不知是有罪
之人乎蓋後以正人而
補其空則直以平民賞
家為優優較之後世所
難乎其意又肯甚焉
遂於何堪孫氏之故也

孫三女蓋天降去亂
瘴此十民區微此幸也

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
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
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
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
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
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
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
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
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
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
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
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

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在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
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
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
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
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
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上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
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
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
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

惟元孫作

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
 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
 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
 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
 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奉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
 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
 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
 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
 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枘間
 大紕繫石為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
 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人
 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紕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
 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紕之功
 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
 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
 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
 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兵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
 丞項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
 弓弩負毘帶鈴民間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
 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

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次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

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安得先生云規事殊非得家子

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

王字註

後宋李桓

甘寧可為特將督軍
其用

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眾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
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
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
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
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
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眾
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
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
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
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
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
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
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
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
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
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
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
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
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

權之極精

次子從衡
覽之極有

安行先生云何
妻非能知家
世及叔蓋為悔也

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
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毋
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
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
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
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
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
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
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
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

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
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
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
涕不答眾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
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
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
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
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舩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
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舩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
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
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
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

後元板作

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便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

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肉著而能屈彊荆吳僭儼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

吳書卷之六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

安序先生云感此論
家自按仲謀之事
惟殉其失其其他之
王者而不後但能其
本也一部同體去賊至
志矣孫盛之論
達而末家也

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畧之綱明貴賤之序易
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踳礫近務邀利於當
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
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
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
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
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
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
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
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
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宮貞貞有驕色張昭既

後元松散

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
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
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
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
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區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
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
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
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
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
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 魏氏春秋云文帝歎
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毛本潤口

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任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雲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

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

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搃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

元情字本自此十
言不為欲

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更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名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僕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

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眾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徒奉冢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曹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丙申四月立夏日校

夢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

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
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
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
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
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
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
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
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
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

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
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
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
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
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
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
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
趣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
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
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
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攻慮
易圖失機毫釐老以千里豈不惜哉

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
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

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頻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

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為嗣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楊為臨川郡然為太守

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

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十一

三五十九王老

同書學

安修先生云蒙朱陸識朱然可

品目諸書

此舉則于魏都昭
云云也

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相中。

襄陽記曰：相音如，租稅之租。相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臨沔、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相中。

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平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白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覬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

元振

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某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疆族嚴白虎交通

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

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舅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

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薄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素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

特後府

乞爲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
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
副^校軍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
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
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
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
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
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
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
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
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緄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緄緄聞

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
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
夷三族

朱栢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栢給事幕府除餘姚
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栢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
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
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
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栢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
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
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
欲東攻羨溪栢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
十里間栢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栢手下及

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八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人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臯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

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二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

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綜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綜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綜校計綜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况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

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

後漢先生云其狂矣

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

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相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矣

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相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

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後拜騎都尉代相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愷定見之復過所聞

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僕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

豫章石頭城

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丙申四月初九日校 夢禎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詎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陳琳檄文吳書又補
秋曉清華賦
古仲翔能負新文緒
之名注字未及詳
安任先生云翻蓋以
帝魄磁石自况

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爲大異

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最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

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卽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禱葛巾與敵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

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
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
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
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旣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
策旣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
再至壽春見馬曰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
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
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
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
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

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
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
以爲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
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
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寔由孫策初起名微
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
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
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
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荅曰孤不如王會稽
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
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
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荅云當去此說爲勝

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嵩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嵩 會稽典錄載翻說嵩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日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嵩退 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 吳書曰翻間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

受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楊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

安世先生云壽卦
文詞未善此義又孔
融稱其觀雲物亦
寒溫翻蓋學于京
蓋之漢者亦

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
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
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
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
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
權悵然不平

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
眾身為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
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
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
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
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

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
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
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
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
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
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
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

則前此之殺老
矣存皓合虛權
貽也

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
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三
姜伯

自有酒失何止
此權所以逆不能

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翻別傳曰權卽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

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雨

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

性轉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

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

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

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

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

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

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

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績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

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

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濶臣生遇世

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

之說依經立法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

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

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

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

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

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

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世傳業
三爻受命

案行先王之說
疎狂中易所有

五言三十一
伯

非而大分自字與非
不同古文作非非非謂
字同音異誤矣詳註
文第十五卷

靈之際。穎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法。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恠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法。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國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泚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泚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

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註。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

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乃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請荀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關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

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温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卽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潭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

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齒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楊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

亦思臣必于孝子
丁孟有焉

清廷修

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為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徒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屈尚不足取今去入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没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遠風没失乃泊成山而石曰穆西破

極教虞翻注謝陸抗此權所以稍過于亡國之主耶

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

仲翔論士首稱
孝子

唐三公者皆稱
而不名

實為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
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
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
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
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
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
鬻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
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
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
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暮魯國有丹
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
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

臣題作
字或法八
意改也

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
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吐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
一郡讓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
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
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歿候主簿任光章安小
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
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
列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
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
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
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旣然矣
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

魏宗本

劉
本有音
宗改是
劉字

嚴遵是若平育
於先賢之名亦有
誤于范史云一名遵
者亦感于此後也

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階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曰：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鄞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黜守節，喪身不顧，或遭盜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

三馬未詳

據漢志注於諸書下
世德之與平二年分立
吳寧縣

萬曆一十四年刊
吳志十二
十一
五百二十六
鄞志

王景帝四年滬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
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
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
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
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
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
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
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緜
廢幼主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緜欲入宮圖為不軌召百
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

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
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群下搖蕩
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緜不懌竟立休
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
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弟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
吳郡陸機於童亂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
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
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景
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奧晉陽秋稱譚清貞有
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

程宗本

北平本

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
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
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
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
索良才於摠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
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
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昺字季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
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
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
濟陰抑彊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
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
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
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
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

未安也。昭等與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蹇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邁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

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歟嘯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

權東曹掾卒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土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

延御覽作

以高自人心思疎有不
自知其出諸口者於于
傲固之禮則失其

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摠百揆於

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許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齋函書一封蜀甚責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旣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情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

豔居之切
射作攝

權東曹掾卒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土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

延御覽作

以者自人心思漢有不
自知其出諸口者於手
敵國之利則失其意

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摠百揆於

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許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齋函書一封蜀甚責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情屬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

射得指

登唐乙切

其重而使然以謀也

甲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諸
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

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
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
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
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
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
温之黨即就疵殺為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二郡指為吏客
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檠戟獎以威柄乃便到
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統帳帳下解煩兵五千
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淮泗故豫勅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

温字元生云根只在此
按吳王假以示意其
則骨之根故在表解
以暨暨事生温者温
方為家室所難欲移
象之怨豔者使之怒
温又吳王之慘術也
豔孫之狀類魏在王
孫病事惟寫云云

温字元生云深切
著則果可危非果
可畏非

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
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
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
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將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術
賈國恩為已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令斥
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温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宮
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
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
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
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
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殺

安臣先生云引喻
頗切近

安臣先生云便不
是粘敘亦厚大受
云云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
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
疾之者深諳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
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燁燁曜世
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
烈以赦盛德宿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
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
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
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為最
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
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

土則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
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
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
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
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
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
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
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
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
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
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
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

安臣先生云揚權乘
術法在孫男後美耳
為揚男人為行談論
此法名者之存也但
權是不顯故統無由
辨稱作史者付度
言者亦稱揚實耳

案何先生云權之積
根五矣猶容人極
辨盡說此

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
温彈之不公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
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
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
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
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
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
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
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毀
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
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
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

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
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
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
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温意
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
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
分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
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
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
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

案何先生云身
之信者以寫待吳也
未得只後者欲決
之於天也

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
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
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
皆有節行爲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
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
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
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
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
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
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
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
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
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婦無子
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
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
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
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
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
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
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

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
 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疆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
 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
 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
 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
 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
 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
 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曰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
 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
 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
 每有徵發靡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

賊毛本誤

安信先生云此蓋以舟喻民与古載舟覆舟之譬相反

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进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
 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
 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
 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
 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
 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
 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
 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
 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
 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
 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

十九

王科

時兵民初分政統
言其此七則漸以
相安又難變矣

原字在淵見
公傳

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
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
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
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
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
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二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
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迪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
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

五百四十五

原字在淵

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
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

原字在淵

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
顯其適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
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
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
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
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
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
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
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百五十六

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恐怕怕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主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

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

時爲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漂沒著岸爲魏軍

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王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

孫城鄭海見趙
達傳注中

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二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

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

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

魏青孫資吳有孫弘皆敗國殺君用董允何至此也

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陸遜傳第十三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

駿字季木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素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

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

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

屯田都尉並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

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

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

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

北字本并

与卷馬三
疑有誤

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
 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基時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
 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
 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州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
 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
 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
 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
 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
 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
 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
 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

取廷作料

字本作為
良是

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
 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
 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
 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
 荆州恩信大行燕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
 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
 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
 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

但字後北宗

字後北宗

魯初七孫

暖乃代其或同此

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
 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其樊玉綱
 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
 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

陰拔趙之略。茂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塵葆。操猶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

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

文布北鄉
本作文布

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

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

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

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

備知其計不祥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

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

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鞏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

赤聖乘其疲利連戰而後遂見銳宜緩攻

水陸俱進則及鋒為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道狹見擊陳敵以遠指勞伺交擊息也

每夜必生火云吳人宿火攻一第再拍三久已念此始令吳軍乘夜依樹結營既而石度用之所表推及苦諸伯者推不者顯言也

類御覽

行不徑御覽

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
 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
 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相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
 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
 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
 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相後見遜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
 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
 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
 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
 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
 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

後宗本

任宗本在

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
 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才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
 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
 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
 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
 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
 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
 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
 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
 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

陳奇

大勝之後將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
 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
 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相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
 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
 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
 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相後見遜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
 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
 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
 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
 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
 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
 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
 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才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
 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
 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
 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
 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
 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
 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
 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
 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惟字漢字本思也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

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休旣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

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

北宋本并

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非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

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
 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
 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
 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
 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
 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
 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
 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
 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
 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
 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
 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

伯言固有志於此
 則中智所志其文
 可心不載

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
 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
 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
 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
 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
 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
 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
 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
 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
 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關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
 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
 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

夏垂矚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木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繫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以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

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鷺曲惠小仁何補大虐

若謂事者只論遂
武事尤平循
謂演了規模自意
此等脚以能權
如但依實事遠
可也親朱桓估與
徐相激事且以
得已矣

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願等並帥支黨來
 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逮式逯音廉領兵
 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
 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
 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
 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
 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逮式得罪代者亦復
 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為小詐
 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
 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

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
 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
 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
 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
 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此等事他傳已見
 不必後載本傳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感容
 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
 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
 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
 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
 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 吳歷稱云
 謝玄才辯有計術

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鳥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鑿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群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

元板作假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大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掖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筆少

暨陶九微云音音
按廣韻作居已
讀如擊

徑通假授

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

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久而議者所持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

而勿欺人臣之節。匹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闖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異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

以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至。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眾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

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聞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擬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脩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脩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荅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如是正是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

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
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
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
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
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
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
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侷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
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
猶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况不
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
施澤振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
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

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
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
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
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
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
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
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已
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
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極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
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
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又者

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

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

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後，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

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蓋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旣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深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

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

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僞，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

懷之生爲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群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後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旣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

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旣竒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壽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步氏夷滅生千國曲
本信云自的更以下
請教者教步曰此則
信而云又言以此責
報乎但忘乃由來
而忌且核字本當
吳存亡國亡之後不
思野矣自 屏而
彈冠教目自結語
終致則答方可
嗟惜耳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
 郎將封萬戶侯登辭候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
 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
 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
 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
 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
 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
 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
 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
 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銜等皆為賓
 客簡者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從宗本

